新唐書

三七

宦者列傳下第一百三十三　唐書[illegible]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illegible]書[illegible]殿脩撰[illegible]

敕撰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廄小兒貌儜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秏欺馬以故肥蕃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噉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廄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豪

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
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巳乃施行羣臣無
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衞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
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
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
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
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
玉眞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
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
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
元中劒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
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
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
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

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尫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眞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觖求宰

相帝重違曰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
裴冕使聯表薦己帝密遣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顓帝
寖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
王係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
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它殿代宗立輔國等以
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弟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决帝矍
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
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
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廄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
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
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
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
閽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
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

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祕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圂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謚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祕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

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鋒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齎酖賜死事祕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趫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

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顓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毋禁不許文宗立嘉毋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沖騃喜鬭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鬭鵝一鵝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巨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

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頗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悄然流涕令孜伺閒開釋呼萬歲帝為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

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鑾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荅曰戰党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酖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

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
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
人沈于蟇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
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
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
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
一又忌復光且逼己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
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者富家子頗
沈鷙賊在長安知慤以淸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
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
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
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
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
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

使牛項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傲甚擧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王建

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
偪與重榮連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
孜以兵入寢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
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方
鎮之難使玫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軍帝次梁洋
稍引而南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剟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己蒙
面以行使王建長劒五百清道橐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澁
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穴追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
它道困甚枕王建厀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
安尉羣臣詔以令孜為劒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
沮而止宰相蕭遘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孜顓國煽禍惑小人計交
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
以令孜在不奉命玫乃奉嗣襄王熅即僞位玫敗帝乃得還京師
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謝

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劒南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衞晝夜馳入成都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亢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荅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囚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組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官父玄翼咸通中領樞
密世爲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鎭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
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顓威福斷喪天下中
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
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
代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衞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
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冊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
將軍稍擅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
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
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
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衞
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
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
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

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顓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爲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衞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既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坂斬其

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劒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遥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入至銀臺門何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讓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

討使官尹惜類執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
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
守亮官爵遂擅與行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詒宰相書慢悖不
臣帝爲下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
奔閬州茂貞以子繼密守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爲鳳翔節度
使而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爲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
自是茂貞始彊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
乾元爲韓建邏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
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
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
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
李克用爲申雪詔復官爵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累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
西門重遂爲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興元愈跋扈

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潼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
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茂貞引兵迎
壁盩厔薄興平王師潰遂逼臨皋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
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潼以謝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
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
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
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瓘與鳳翔衛將
閻圭共脅帝狩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
門矢著樓闔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人暍死十三
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瓘景宣及圭自解
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宋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惡之徐彥
若王摶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摶黨宦豎不忠罷去
俄賜死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並死灞橋逐彥若于南海乃以季
述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耆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

等愈自危先是王子病季述引內醫工車讓謝筠久不出季述等
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人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
乃外約朱全忠爲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
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
左軍中尉欲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
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殺侍女三人明
日午漏上門不啓季述見崔胤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薛
齊偓李師虔徐彥回總衞士千人毀關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
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因矯皇后令曰車讓謝筠勸上殺人禳塞
災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今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遂明陳兵
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爲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羣臣即召
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衞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邸
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請對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
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

釦杖畫地責帝曰某曰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
出徧拜曰護宅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陛
下脊倦于勤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帝曰昨與而等歡甚
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掖帝出思政殿后倡言曰軍
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
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左右十餘人入因少陽院季述液
金以完鐍師虔以兵守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
太上皇后大赦天下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
爲父後者爵一級羣臣加爵秩厚賜欲媚附上下改東宮爲問
安宮季述等皆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晝出尸十輦凡有寵于帝
悉榜殺之殺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
白季述帝衣晝服夜澣食自竇進下至筆紙銅鐵疑作詔書兵器
皆不與方寒公主嬪御無衾纊哀聞外廷消告難於朱全忠使以
兵除君側全忠封消書與季述曰彼翻覆宜圖之季述以責消消

曰姦人僞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胤謝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幷送二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子希度至汴言廢立本計又遣李奉本齎太上皇誥全忠狐疑不決李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幽劫天子公不討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季述欲盡誅百官乃獄帝挾太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五千緡仲先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胤聞其不逞曰能殺兩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內蜜丸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待旦仲先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先頭以進宮人毀扉出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梃帝詰季述未已萬梃皆進二人同死梃下遂尸之兩

軍支黨死者數十人中官奉太子遁入左軍收傳國璽齊偓死井
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巖京師斬于市季述等夷三族以德昭
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實檢校司徒容管節度使並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承誨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
使視宰相秩皆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淩煙閣留宿衛凡十
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
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
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
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
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
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典兵王室愈
亂臣請主神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
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手志滅藩鎮矣帝聞召李繼昭

等問以胤所請柰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爲左神策中尉彥弘爲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克全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繼徽揔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韓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爲召邪胤不對議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爲內詗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白度支財盡無以稟百官請如舊制全誨擿李繼筠訴軍中匱甚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卻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己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

狐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偓謂不如顯斥一二
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
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幷河中胤爲急詔令入朝又詒書曰上反
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先見討全忠得詔
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爲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幷力令胤
詒二鎭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
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傳禪臣不忍見高祖天下
移他姓願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
火其下帝降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詬宮中禁索苛
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沸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
固閈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
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
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爲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實天復
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遂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

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盩厔全忠取華州下令
自釋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旣至皆僞也逆臣全誨震驚
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
日不聞朝廷敕書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在盩厔公宜亟進羣
臣盧知猷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荅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
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灞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
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纔三四人全忠遣楊達裴鑄入鳳翔奉表
天子沐部將康懷英襲破李繼昭于武功禽馘六千級全誨懼請
救於李克用克用遺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荅進屯
鳳翔東偏茂貞登城喻語曰天子辟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
覲全忠曰宦官脅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
何所言明日圍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
者再往全忠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質其妻復
使繼徽守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

茂貞將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藍田復屯三原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説全忠曰官暨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谷居人皆入保全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帳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援軍十餘壁數爲全忠攘襲不得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鄜坊成隴等州閒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宫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爲恐全誨等小人既勢窘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財用窶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欲同味耳茂貞食鮮美帝曰此後泄魚茂貞曰臣養食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壘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中官以紓難先遺書曰禍

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興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未至懼宅盜馮
陵公既志輔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願以敝賦從全忠然許然軍
稍薄城大譟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鬬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
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議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
十六宅諸王日奏餓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閒日食今又將竭
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
饑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訴茂貞謝曰士
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
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
賀百姓唉曰紿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
攻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詬外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
胤檄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華州李克
用攻晉州以爲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譎險常爲全忠胤所
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惡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

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
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軍詔崔構挾
中人郭遵誨往既行又命宮人寵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以蔣玄
暉入衞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旰全誨彥弘恨甚遽食不能挾匕自
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
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
以衞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蔚容皆死即詔第五可
範爲左軍都尉王知古揚虔朗爲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
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
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蔣玄暉學士薛貽矩送全忠曰
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爲
岐汴通和使全忠詒茂貞書曰宦者乘陴詈不已曰稟王旨是乎
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繼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
遣寵顏賜御巾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

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服待罪客省傳呼徹三仗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嗚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曰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議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哀號之聲聞于路留羸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爲敕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全忠迎乘輿本末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爲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頗悼之爲文以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偓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夷羣

宦寖不安時帝懲幽辱能勵心庶政數召見羣臣問治道有志中興而全誨猾爭權外召彊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其禍本於全誨彥弘云

贊曰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朱温篡唐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內攘姦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迴刺乃然邪

宦者列傳下第一百三十三

酷吏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唐書二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惻然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畏下異己欲脅制羣臣櫟翦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禀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族臬達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險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鐵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瞑號

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讎一羅攝逮便與妻子訣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寖寖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閒政頗事叢最姦臣作威渠憸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摯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俊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上甚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召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䩠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為假子故為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

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產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訐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罪誅俊臣上書得召見自陳前上琅邪王沖反狀爲續所抑武后以爲諒擢累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衊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爲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止推實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顓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謂入者例皆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爲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于鼻掘地爲牢或寢

以匽溺或絕其糧因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毎赦令
下必先殺重囚乃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
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求
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選而絕凡囚
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
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顯以夷誅大
臣為功乃奏因降制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
待日而決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
對曰是因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視遽假仁
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闚先是宰相樂思晦
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隸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凶慘罔上
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
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耳后意寤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
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

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
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
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
同僚妻又辱其母俄召爲合宫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
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
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冤僅得
解綦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
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
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泣涕
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爲宥死流瀼州
萬歲通天中上巳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
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
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
娶之它日會妻族酒酣遂忠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

臣恥妻見辱己命毆而縛于廷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
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臣不敢斥
己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因
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擿撫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
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
相慶曰今得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
骨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員及敗
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家后赦
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
察御史無學術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
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
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遷秋
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拜尚書左丞上
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

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召見興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柰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為讎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為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很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

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悅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願居其地旣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卽殺琅邪王沖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臣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爲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搒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氈㲮其上俄而死已自誣乃舍佗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爲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言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閒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

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頃
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
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
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
思烝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
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
等同訊執政畏禍鹿麤滅無所問因噓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
附承嘉耳呫嚅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因至築其口
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
折其臂因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衣衫束之卒誣以謀反
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
江左過汴州廷辱録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爲監察御史而紹
之坐贓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

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死貶
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
中爲括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飯蔬利貞
忽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䦨魚公何疑問其故荅曰適見漁
者禽不獲而有魚焉䦨得之刺史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
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
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
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
暉桓彥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爲仇人狙報幾不免先
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
王晙護而免利貞顓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
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
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暐侍

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脩桓彥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繼姦不必行也跡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又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讎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縣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

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
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
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兖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
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錄事參軍
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内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
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
東都爲讎家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
道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内名士皆絓誅流徙天下咨其寃
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醫訐傑坐斥衢州刺史故旭益横殘毒
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爲人苛急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
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縣拏以怖下又縋髪
以石脅臣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
號三豹嵩爲赤全交爲白旭爲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値三豹

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爲劒南令坐贓旭奉使臨訐見其妻美逼
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奴爲臺傭事旭旭不知頗
愛任之奴盡跡旭請求積數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爲上
聞詔劾治獲姦贓不貲貶龍川尉恚而死
吉温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官若子姓奉父兄
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倖引温入見玄宗目之
曰是一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炅爲河南尹御史遣温到府有所訐
詰乃并治炅不爲末撥右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
而温方調萬年尉不辭人爲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
謁温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温陽惶恐趨避力
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辭曰國家法不
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
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僞選六十
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炅使温佐訐温分囚廷

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
如牒乃挺出諸吏迎懾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曰中獄具林甫以
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君矣
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爲奔走
椎鍛詔獄希奭文深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姻家
故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
女爲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
影會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曾王脩
己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
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
甫惡楊愼矜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愼矜客史敬忠與
溫父善見溫繈葆時溫馳至東都捕逮楊氏親屬賓客取敬忠於
汝州鐵鏁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愼矜獄具須君一辨君
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

乃與之對如温所敎温謝曰大人毋懼乃下拜愼矜以左證具欲
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愼矜兄弟皆賜
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温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
莫敢耦語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因問震以烈威隨問
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林甫才其爲擢戶部郎中
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祿山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温皆媚附之
兄事祿山嘗密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
亦不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祿山
大悅亟稱温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祿山領河東節度表温自副
幷知節度營田管內採訪摠留事拜鴈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
毋喪解祿山表爲魏郡太守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
關內採訪處置使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慶緖親御而
餞之温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載祿山
入朝領閑廏使薦温武部侍郎以爲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温昵

禄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温以交禄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温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温仍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退留始安温既謫又依希奭以居國忠奏遣蔣沇臨按希奭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遣使者殺温等五人温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臣曰温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既斥公屬勿安矣温死五月而禄山反即僞任求温子方十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爲駙馬都尉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陷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爲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畿採訪使引爲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爲奉先令安禄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勑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吕諲得爲御史

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厚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衆心復搖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辠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請括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裒斂因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閭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搒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鞫治獄文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

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先語叱伯陽出弁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鎣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爲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鮐尾榆因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因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累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申足羽曰公乃因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搒具因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

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
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謙須長三尺明日脫盡膝髁皆
碎人視之以爲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皆
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流黔中寶應初羽斥道州刺史
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繯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
相告訐咤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酷吏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藩鎮魏博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唐書二百一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　祁　奉

敕撰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爲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引混貸照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覽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爲寇伺吾人顚頷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

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
也議者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
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
元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録
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
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
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
和之其餘混澒軒䍐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
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
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裁其
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
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

經將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歟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爲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巳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

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
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及朝義敗與共
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
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閒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
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為備瑒不得志承嗣
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
閒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為賊詿誤一切不問當是
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
券誓言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
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戶口重賦斂厲兵繕
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眾十萬又擇趫秀彊力者萬人
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
亂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
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

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㟧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㟧㟧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訹吏士反陽言救寳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礠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劈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己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寳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掎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礠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爲寳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請委身北

闕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
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
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
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
臣二軍會棗彊更相見會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
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賊子期
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
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
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
執子期及將士三千三白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
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
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
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
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

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留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郛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禽幷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鬬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飾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

帝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説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崿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

以兵五千壁盧疃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洺將張伾伾固守食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救伾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閒未進伾急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譟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洺士且爲悅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疃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崞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洺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扈崿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

曰悦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悦久
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旣弗能報乃至用兵使
士民塗炭悦正緣母老不能自剄願公等斬悦首以取富貴無庸
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
不濟死生以之悦收淚曰諸公不以悦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
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
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子瑶以博州降悦從
兄昂以洺州降燧等受之悦皆族昂等家悦自視兵械乏衆單耗
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志
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
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
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悦知二將可間乃儳路使王
侑許士則説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
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隸麾

下令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
秦皇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
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
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鄗州尚書必以死報德
且合從連衡救災䘏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
侑等奉簿最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孰計之滔心素欲得
貝即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滔
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
粟馬滔因使王郅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
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旆
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廄又有排危
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𧙃衣袖曰知不出趙城何功於
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武俊旣得深亦喜
即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

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內蹈藉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汔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子爲府留後以扈崿爲留守許士則爲司武曾穆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爲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頴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難以全魏貝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

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
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為脣齒之國幸速計之
是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違絕滔陽遣薛有倫
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琯申固所言悅猶豫許士則諫曰
冀王勇決權略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
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親不加泚
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匹夫義出且見禽彼得魏
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僞許出迎
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
俊陰約悅背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
欲從滔度河為泚掎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為列國且自高
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今日天子復官赦
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
義軍出為王討之悅因秀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

閒悉師而南踰貝州次濟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郅
等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王令
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拱儗屈竭以悅日拊循猶恐人且攜閒
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
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
救許我貝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敎我遠來而不出
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
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因諸縣官吏唯清
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眞
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
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愎少謀亟戰數北
死者什八士苦之且猒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
階皆徹衞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
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踰

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
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
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崿反
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
嘗笞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
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
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為留後歸罪扈崿
斬其首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
天子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寔是軍進攻魏州寔是瀕王莽河壁南距
河東抵博州殺略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篡而寔是圍且急乃遣
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會穆贊勸緒絕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
戰武俊抱眞各脩好如悅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寔是圍魏凡三月滔
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

一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姑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
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
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耽以兵援接乃免累遷檢校尚書
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寵冠諸兄數歲爲左衛冑曹參
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覬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
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
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
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
魏亦虜矣柰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
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
筭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

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自爲謀以孝服臣下若師未
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
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
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
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
與趙爲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障鄗遺一城魏得持
之獻捷天子以爲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不世之利
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糧
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
臧爭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
無忌憚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召諸將立其子
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
興爲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
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緒弟縉華顯于朝

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槖它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尚永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趫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傅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躡踦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㝏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

冊黎陽亦將齊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亓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譎詭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為婚家大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亓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紹以利志紹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

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紿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大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譁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跡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諡曰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脣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毋孝在軍久宜亟戰弘敬亦自如

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積起山東兵命弘敬掎角塞其
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梟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
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
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
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皥襲明年拜節度使平龐勛以功遷檢校司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皥年少
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貫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朘減糧帛衆遂
叛全皥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摠軍事而殺全皥實咸通十一年
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皥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爲大
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
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
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
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覬望非常時諸葛爽爲黄
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即戍以兵北略邢洺而歸東攻鄆鄆將曹

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奕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奕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熅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卧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彥禎即以為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囚彥禎迫為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玣總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為起師次內黃從訓自相州以軍三萬傅城文玣不敢出衆懼殺之

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死餘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
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實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
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
耶文瑊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
宜遂立之詔擢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
復詔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弘
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
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洺假道相
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
信壁內黃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
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兗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存信
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

營河曲搖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絕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紿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瑭救宜復辟莘弘信厭其暴而瑭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幷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弘信乃攻瑭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爲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瑭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閒竇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辟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偪光化元年如全忠告亟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拔洺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慈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兗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荅全忠引其使北

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爲厚己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己少有英氣性精悍吏事明辦既領留後昭宗即詔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內黃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內黃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鬭謂門者曰前有彊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別將攻內黃爲思安所敗從周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鴉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仁

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爲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給稟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彊也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言與全忠謀全忠乃遣苻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戰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婿也會女卒使馬嗣勳來助葬選長直千人納盟器實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鋭兵以入軍中勸毋出而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勳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千族闔市爲空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軍魏兵在行者聞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縣分據貝澶衞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爲游騎所

獲支解之進拔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紹威雖
除其偪然勢弱爲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內悒悒悔恨全忠兵在
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全忠還紹威建
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悅紹威間說曰邠岐太原皆狂譎
以復唐室爲言王宜自取神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禪紹威
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爲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
目已所爲詩爲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
銳躪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
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魏與夫豎刁亂齊孰爲輕重

藩鎮魏博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鎮冀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唐書二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李寶臣字爲輔本范陽内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爲盧龍府果毅常覘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爲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爲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翽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爲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恒州相掎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

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
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治金自爲
象州率置祠吏賊亂悉毀以爲貲而恒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實封
始寶臣與正己素爲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
嗣子維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敎不謹
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己共劾承嗣
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
兵攻其北正己與滑亳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椎牛饗軍
寶臣厚賜士而正己頗觳軍怨望正己懼有變即引去惟滔寶臣
攻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
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巖逸所
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當是時河
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己取德州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紿
正己正己止屯諸軍亦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

寶臣歸使者百縑使者恚詆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戺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柰何對曰養魏以爲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欬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敎望氣者云有玉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與正己爲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孰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

衣佗服得脱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壁使人謝寶臣曰河内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讖吾戲爲耳寶臣慙而還俄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鯁將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既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匜玉斝猥曰内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内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賚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詒書執政諉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

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眞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纍經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眞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士也切諫不納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束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束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滔縱帛爲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譟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眞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詵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扈岌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邵眞讒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湔蕩何負而

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邑眞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眞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刀乎常寧與副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勢終爲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令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

誅他奴等數十人使子士眞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役三年眞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其息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爲內史監其後謀亂誅惟岳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妻李納故寶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爲納營田副使四爲州刺史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一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淩煙閣

賜鐵券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上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爲鳳翔節度使市耕牛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爲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鋭師遠鬬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眞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眞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内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鬬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

曰武俊故心背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眞又大夫女弟婿今事
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
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人謂惟岳曰大
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
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縊即遣其屬孟華
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
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
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趙觀察使武俊
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
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眞李芃李晟討田
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
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
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
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

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讓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曰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爲眞定府命士眞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佖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建中四年抱眞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

不省故至是令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閒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樸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眞將還澤潞悦説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彊則須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

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眞而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僞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絶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眞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眞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眞于軍陳說忼慨抱眞亦傾意結納約爲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藏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寔盧南史陳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

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眞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俊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鋭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盛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躡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眞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眞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眞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眞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眞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眞爲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鷄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

事贈太師有司諡威烈帝更爲忠烈士眞襲位
士眞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旣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
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爲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諡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爲留後始
河北三鎭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
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
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鎭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
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
水潦財力刓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
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鎭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
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
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
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
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

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因之詔更
用棣州刺史田渙爲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
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
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鬬聞士眞時入朝
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璀偕有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
士則毋毀墳墓承璀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驍
將以禽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王也害之
師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
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市承宗外自固內實與
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憚遠
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
頓虛山東洊饑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
五百萬方夏甚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
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

援誅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平道授以澤潞
而從從史它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
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
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
迫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
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盡
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
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誅自謂計得謷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
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
書請宥赦其將尹少卿爲蔡游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
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
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鬭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
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
天子爲旰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

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絶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故士觀望獨昭義郗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為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為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為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

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權爲横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録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丐王官十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子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隷安東都護府曽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鬬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生駢脅沈鷙少言善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勅横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因張弘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劒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

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掎角而進夫用兵若鬭然先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間諜不入此莫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開壖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皆貴近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饟道梗棘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彊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官人悉取精票

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
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異議搖訹裁報乖戾深州圍益急明年魏
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
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
郎韓愈慰其軍廷湊既原則稍挺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
車援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兗海節度使同
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
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撓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鹺糧因隣
道使者不遣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
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滏注深冀有詔同捷亂廷湊同
惡宜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畀之
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
蠟書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亓志紹會同捷
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

方狀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冀自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隣好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貪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大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逵請命帝聽襲節度

元逵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悦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粧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逵為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師引道拔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食實封戸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謚曰忠子紹鼎襲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淫湎自放性暴厚裒歛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後以嗣俄為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政簡易咸通七年死贈司徒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

篤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揔
軍務禮藩隣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爲
留後尋進節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勛反景崇
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謚曰章惠景崇居喪
如禮母張卒號慕羸瘠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飭親屬不得與
嘗欲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
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
狩僞使齎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處存連
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
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
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鎭景崇館于靈壽肆其下剽奪景
崇殺之嗣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
十七贈太傅謚曰忠穆子鎔

鎔年十歲軍中推爲留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揚復光攻黃巢鎔凡再餽粟以濟師僖宗還自蜀獻馬牛戎械萬計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州鎔歸芻糧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滹沱謀軍會大澍平地水出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地王處存方厚事克用克用寵將李存孝已拔邢則略鎔南鄙別將李存信等出井陘會之鎔侵堯山存孝擊敗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威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鄗引師去存信素忌存孝妄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敬思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懼讒挈邢州歸朱全忠幷結鎔爲助天子詔出鎮幽魏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存孝鎔不荅乃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薛萬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鎔引騎十萬夜濟磁木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鎧器三百乘克用退壁欒城天子有詔和解三鎮克用

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於元氏鎔具牛酒
會匡威豪城餉金二十萬以謝俄而匡威爲弟匡籌所逐鎔德其
助己迎而館之匡威親忌日鎔往弔伏起殺其府屬揚洽及親吏
淡從有甲者牽鎔褏匡威曰與我四州可不死鎔許之將鎔入牙
城鎮軍譟而闔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雨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
者墨君和袒而薄賊衆披靡乃挾鎔踰垣入既免賞千金與第一
區約宥十死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以
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狀
表天子請討鎔詔止之又詔朱全忠平幽鎮怨克用聞匡威死自
率兵傅城下鎔大驚納縑二十萬乃退匡籌攻樂壽武強克用出
縛馬關敗鎮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內失幽州助因乞盟進
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克用屯欒城存
信屯琉璃陂爲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亂不克追克用進薄邢環
城爲溝塹欲示久圍者城中兵數出溝壘不可成裨將袁奉韜紿

存孝曰君所畏唯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兵
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王
死不恨克用遣家嫗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爲存信誣構克用曰爾
與鎔書罵我多矣轘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
兵屯蓨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全忠既取邢洺磁又得潞
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共尊全忠鎔猶違全忠不悅會
克用將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責全忠怒
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柰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
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即出書示
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繼
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
肯入耶公爲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業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挹
式袂曰吾特戲耳延入帳中議脩好鎔以幣二十萬賂師遣子昭
祚質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恃

遠救今定密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驕負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賤微時鄰有道士爲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荅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庚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藩鎮鎮冀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唐書二百一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爲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王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寛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鐫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内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爲幽州盧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挐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關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泚懼欲亡

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棨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閱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驁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此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

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
破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
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鎭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
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閒滔與王武俊同
叛滔姑子劉怦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
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
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
貽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怦壁險而軍滔激其
衆曰士蹀血鬬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
燧軍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
不揜痛藏心髓柰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
官賞願安之不卹其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
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
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

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逵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僭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

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
瑞邪先是其地土息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爲益土之兆
後二年滔等冊墳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
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爲
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右内史視
丞相内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
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
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
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
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爲左
右内史滔兄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是寇瞻楊榮國爲
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眞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
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
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

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為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閒不進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閒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斂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

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日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

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眞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丑少伯亦言必勝旣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巳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眞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舋錄勳與更始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己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劉怦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怦設方略勤兵

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怦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怦乃總軍事俄詔為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怦病詔濟假州事及怦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柰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繫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

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除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内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爲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皐代留事濟自朝至中昃不食渴索酏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謚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

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憩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内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悸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䟽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玟治之平薊嬀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穆宗沖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已自髠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

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惸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皐夜間道去遅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飢寒無所貸丐内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譎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為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馳往俄而瀛莫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

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鎭州反殺
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
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
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
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
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
因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助營
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
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
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
其家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彊摶鬬劉
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
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

即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廝畢行餞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即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何禁但嚴兵自守虜恃習益驁悍至鞭傒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橫須索抶痍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饔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敓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會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毋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毋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劾也志誠者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郎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尚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因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竊製天子袞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工

部尚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即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吏獻狀

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詗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罘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毋鸞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

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
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
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令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
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
吾衞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既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
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
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
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
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
美賜玉帶寶器紈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便醫
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忠烈允
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甞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多
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公素范陽人以

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公素為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為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紿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為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為己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聯和揚言易定李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即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

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它道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裒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軒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

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
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
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
州表石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
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
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
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
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爲
留後天子即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
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
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
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
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
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

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嬀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妓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旛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符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

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荅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嫚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攻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還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與邢洺

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鵶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彊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堇土爲錢斂眞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

遂有盧龍

賛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閒也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唐書二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爲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掖其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彊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

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濮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爲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署爲淄青二州刺史又爲行軍司馬濮徐兖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己死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背已且徐險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

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帥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子師古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爲右金吾衞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蜈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蜈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蜈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蜈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淸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墮三汊聽命肯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濟盜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欒皆得封妾媵以國爲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即集將士告元素僞作遺詔豈欲反邪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

素勤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
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
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不諱欲以誰嗣
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
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
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
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橈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皇東討故命
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歳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為
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
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
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
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為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為師道計
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

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素盡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釃酒旣東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旣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詗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幷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

晏然居内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它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顔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内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悉遣承度詣京師戒候吏時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諭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媼爭言先司徒土地柰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即

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趣海州下沭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爲民守墳墓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俛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揔至以士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度

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還遣隸魏博
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
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舐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
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憲宗屬蜀悉遠徙悟獨表師
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
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晧爲
安祿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孝忠牙將滄故
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
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往諭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
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槖吾急今刮地以
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竄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
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
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

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敎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益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爲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説日華歸己日華紿曰敝邑爲賊攻力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受幾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爲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右僕射賜

大第宮女懷直菟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乘衆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使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邠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爲偏裨承宗時虐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爲滄州長

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内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兖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己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傳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傅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絶其交執使者幷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關橫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欒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爲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絶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

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胤卒後李寰傅
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
輕兵絶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
行營毋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
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
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
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幷妻息徙湖南流
崔長商州同畀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二百一十四

宋祁奉　敕　撰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蕩不自業爲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爲牙將大曆中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潁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饟漕乃通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

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賂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貲皆鉅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氾水玄佐柩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眾皆怒陵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紿為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扼案間又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眾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

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汴中牟去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廼將未行彥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嵐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淮撫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閈而署子廼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伾伊婁涗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廼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蔭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討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

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為治能儉嗇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既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鬬地少馬乘騾以戰号騾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涚遣兵三千救之悉為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吴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為異見既戰小溵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為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涚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吴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為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遯保溵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溵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溵水全義劾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去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紿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絶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

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
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
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
荆楚可以攘翦元兇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
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
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
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海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
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
表爲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鼂于熊兒矯召少陽
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
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縣役籍隨日
賦斂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
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
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
山首燕頷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

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
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
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崿嶺三
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
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
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
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爲
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
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
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
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
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
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
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
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
丘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重質李祐
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
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
質戰史蔟闘臧瞪覽首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董重質合擊賊小溵河敗之
夷其屯壍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
年諸軍大合光顏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鏉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
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
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
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
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董重質合
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
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希御
史中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
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
斸草根以給者民苦飢相與四潰元濟亦畜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
僑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

吴秀琳皆賊驃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郾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即送款光顏受之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起沙陀梟騎濟師命裴度為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討先度未至五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為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屯時曲祐為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已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群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

徇于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
之斬其蠶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摠為留後俄拜節度
使析溵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即命
愈為平淮西碑其文曰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継継承承於千万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
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
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莨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
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
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走職明年平蜀又
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
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
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
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
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
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

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
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
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
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
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
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
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無用樂顏胤武
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
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
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
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
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
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

侍師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揔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
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
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
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
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
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
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
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
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
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及秋復
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
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
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
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飧

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備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
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
父而兄奔走來階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
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
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
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心詔斲其文更命
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
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與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潘州司戶參
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父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字慶之後擢
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
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等
擢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
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

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馬悟破滕鑰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慴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娟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利涉與悟當為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為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傅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為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轉危亡為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畜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黎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

年来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從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
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遝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
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
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
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
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撝兵退匿承偕因之帝重
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
彊列其冤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惡者妄言師道以兵
屯瑠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太尉
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
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
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
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比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
笭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
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
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

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撿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捂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筭徙長子道入潞歲榷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即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慼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

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
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
等佐稹祕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崟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
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
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有變趨出既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
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
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
出稹爲纍衰絰巾曰毋東欲殺勑使諸將哄然咲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
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崟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勑
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群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
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勑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
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
成德王元逵次臨洺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翼氏茂元別遣
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
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票武
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

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大望乃與寀通即偽挑戰寀與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
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於寀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寀疑不進失期茂卿扼
腕悵恨稹聞其貳召誅之寀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
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洺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
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荅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
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
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要嶺敗太原兵生禽卒
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辱群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
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鬬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
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
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
因報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洺州給士帛布一端稹擬
代歲饑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
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為賊守殺之稹
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
酣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

訟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
素狎附者皆殺函積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
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壇軍大掠諠移書責之雄銜怒積之死諠斥從諫妻伏
夾室收其貲貨私於己建太原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積庸下亂縣諠始及
軍窮蹙乃圖積邀節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
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
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諠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
武等送京師並殊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推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
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
且死乃署積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
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諠者兗州人兄岌及事悟為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
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為都頭異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
穿過二丈不利諠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蚍并三卯工破之皆流血至是
諠及岌三子同誅張谷張訟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
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人号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覦新聲諫
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十二州還

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李仲京訓之兄爲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涯璠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餗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僞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晃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袵下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顧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辟

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即從軍山東開毬場斵鑿獅泉大興役以厭及病有言塚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稹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號彊直嘗客潞為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媵寒陋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毋有所闚說即輦毋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稹因之妻訴不見禮稹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稹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為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敗有為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驁將逆子皆得為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弈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為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

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戶部物積代州令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圜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瞑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